

我不過是一個雪人



劉大芸

作者簡介

劉大芸，一九九九年生於台灣。個人照自拍於花蓮白鮑溪，二〇二四年五月。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現就讀同系研究所。〈人體模特兒、神韻的物理規律與疤痕海豚〉獲第十八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三獎，入選《九歌——一年散文選》。

得獎感言

我寫了一則關於愛與求真的故事，而這也是我在所有形式的創作裡追求的。

我不過是一個雪人

「凡是被寒冰帶走的，便再也回不來。」

——南極探險家 Ernest Shackleton

幸秋老師家的浴室地板都是融化的冰水，浴缸裡倒滿了冰塊，沿著牆邊則堆放著一包包塑膠袋裝的食用冰塊。一條紅色的延長線從洗手台旁的牆壁垂到地上，插座連接著一台綠色的冰箱，冰箱的門沒有關緊，只是輕輕靠著，從敞開的小縫向外散發著冷氣。除了冰箱轟隆運轉的聲音外，不時可以聽到冰塊融化、內部的劈啪聲。角落放著一張洗澡用的紅色塑膠小凳，我想起前陣子在美術館看到的一個錄像。藝術家揹著保冷箱去剉冰店買冰，然後在台灣街頭堆出一個雪人。影片不知道哪裡吸引了我，但我坐在板凳上，看著雪人在熱帶的季風中緩緩融化，我看了好久、看得快要哭出來。現在，我覺得我也像一個雪人，雖然不是冰做的，卻開始融化。

我就這麼坐在幸秋老師的浴室裡，正面對著冰箱，冰箱門上還用磁鐵貼著購物清單。冰箱的門緩緩打開，我發現它的內部被清空，連層板都被拿了下來，裡面有一隻馬可羅尼企鵝。牠的頭頂上有兩束金黃色的羽毛，讓我聯想到小混混挑染的金髮，不過牠非常安靜、也非常溫馴。企鵝從冰箱

裡走出來，粉紅色的腳掌在潮溼的磁磚上發出啪噠啪噠的水聲，牠理理毛，偷偷地側著頭觀察我。很快地，牠發現我不過是一個雪人，便放下警戒，打起盹來。

我剛開始當模特兒的幾次工作就是在幸秋老師的大一素描課上，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人體模特兒，總覺得要盡量展露身體。那時我總把頭髮梳到腦後，綁成一個緊實的包包頭，不想擋住任何一處的線條。幸秋老師跟我說了好多次可以把頭髮放下來，但她說得很委婉，我過了好幾個禮拜後才明白她的意思。那個時候我的身體還有少女那種略微尷尬的僵硬線條，還不懂得什麼是韻味。後來我每年總會在她的課上擔任幾次模特兒。幸秋老師看上去五、六十歲，但沒有給人一種母親的感覺，她從不提自己的家事，也不過問我或者學生的私事，所以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她未婚、無子。

大一的課程學生程度不一，課堂最後展示作品的環節，我總是驚訝於各式的比例與粗糙的線條。說起來有點抱歉，但我總是急著從學生的作品中找到幸秋老師示範的畫作，像照鏡子一樣，確認自己的五官和比例。幸秋老師對學生和我都很有禮貌，但也從不和我們閒聊。我始終對畫家抱持懷疑，對於想和我親近的畫室老師感到反感，我們年紀相差那麼多，不是適合當朋友的對象。所以我喜歡幸秋老師，不只是因為她是女性，更因為她始終保持距離。

我們之間唯一有過一次私下的談話是在某次課堂結束，學生都離開教室後。那天我忘記帶拖鞋，光著腳在地上走，腳底沾滿了灰塵。我爬進教室後方用來洗畫具的水槽，水槽是建築時就規畫

好，水泥灌製的、非常堅固。我直接站在水槽裡洗腳，那天學生畫的是水彩，我還記得藍色顏料染出的水漬和我腳上的汙漬匯流進排水孔。

幸秋老師在這時回到教室，我拎著裙子站在水槽裡，沒想到她會回來被嚇了一跳。老師看到我的樣子笑了出來，她揮揮手上的信封：「我忘了給妳模特費。」

接著她約我喝咖啡，如果我沒被看到那副狼狽的模樣應該會拒絕的，但當時的我只能點點頭，趕快把腳沖乾淨後從水槽爬出來。我以為老師會帶我去附近的咖啡廳，但她轉身從架上的石膏胸像後面拿出一台咖啡機。

「妳很像我認識的一個人。」幸秋老師快速地喝完一杯後又倒了新的一杯咖啡給自己，我嘗了一口，滾燙得嘗不出味道，酸澀在舌根逐漸聚集。當她的第二杯咖啡快要喝完時，她從皮夾內層拿出一張泛黃的照片給我。照片的邊緣已經變脆，我用兩隻手捧著它。那是張黑白相片，相片中央是一個黑色的炭爐，爐子旁站著一個全裸的年輕女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女子直視著鏡頭，表情挑釁，手上抓著一隻大大的烤魷魚。我看到照片角落有幾個畫架，和兩、三個學生的背影。

女子的頭髮又蓬鬆又黑、陰毛也濃黑，在曝光時丟失了細節，形成兩個黑洞般的色塊。我第一時間以為那是幸秋老師年輕的時候，然後很快就知道不是，但她的確長得有點像我。

「那是我。」幸秋老師說，邊幫自己倒第三杯咖啡。

我才發現那炭爐旁蹲著一個小女孩，穿著精緻蕾絲滾邊的上衣，正伸手去拿火爐上的另一隻魷

魚。

「我母親過世後偶爾我父親會帶我到他的課堂上，他肯定很不想這麼做，那個年代的男人帶孩子是會被鄰里說閒話的。我那時沒有意識到這些，跟模特兒和學生玩在一起。我總是急切地等待休息時間，無聊又漫長的二十分鐘過去，他們就可以陪我玩一下下。那時候的我肯定沒想到自己會成為教授，教學生畫畫。」

幸秋老師用手戳了戳照片上女子的臉。

「魷魚是她帶來的。我們計畫了好久要在教室烤魷魚，他們派我去偷翻父親的行事曆，看哪天開會。我只記得禮拜三，所以模特兒就接連好幾次的禮拜三都帶魷魚來，下課後又帶回去。我現在想到都想笑。後來終於給我們遇到開會的那個禮拜三，男同學邊生火時她邊抱怨，說她每個禮拜回去都得煮魷魚。」

「妳不喝了嗎？不喝的話就給我吧。」幸秋老師發現我的咖啡還剩了大半杯。她從我手中接過杯子，把我喝剩的咖啡一飲而盡後便起身。「我們走吧。」

我把照片遞還回去。我們一起走到校門口便道別，離開的路上幸秋老師說那張照片就是那個慫恿她偷看行事曆的男學生拍的。

「他暗戀她。」她說。「後來他參加學生遊行，某次深夜騎腳踏車回家的路上發生車禍，死了。而她嫁給一個醫生。」

我時常想起這兩個陌生人的故事，時常想敘事是否有力量，如果故事不是「他被撞死，她嫁給醫生」而是「她嫁給醫生，他被撞死」，意義是否會完全不同。

要不是這個故事我的模特兒生涯大概會提早結束，後來，每當我在台上走神、萌生要放棄工作的想法時，我的皮膚總會瞬間乾澀、炭火的熱氣與魷魚的香味糾纏著我，讓我始終無法真正離開這個行業。

我總認為我當模特兒還不夠久，所以我才搞不懂那個吃魷魚的女子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站在那裡、露出那樣的神情。在我搞懂之前，我都不能放棄模特兒的工作。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擁有一張與她相似的面孔。

不久前幸秋老師問我願不願意接一個在她家的的工作，成員只有兩個人，她跟她的兒子。我那時正在努力把腳塞進緊身牛仔褲裡。

「我都不知道老師有小孩。」我跳了一下，把褲子拉到腰上。「老師的兒子幾歲啊？」

幸秋老師沉默了很久，在她沉默的時候我想起她曾跟我們提起過的一件私事。那時我蹣跚蹲在椅子上，雙手環抱自己，感覺自己像一顆蛋一樣安靜、安全，什麼事都還沒有發生。幸秋老師說她小時候買東西時只要對店員用了「嗯……啊……」等贅字，回家就會被父親用蒼蠅拍打掌心。

「『別人沒有必要被妳的思考打擾。』他總是這樣說。」我還記得這句話朦朦朧朧，像從很遠

的地方傳過來。

「……十歲。」幸秋老師的聲音打斷我的回憶。

我原本預期老師的兒子已經成年，而且應該比我大上許多。但我還是先答應了，想說到時候就知道，而且幸秋老師要有一個幾歲的兒子其實都不關我的事。

幾天後我依約來到幸秋老師家，她家裡有大量的木工裝潢，那些深色、高大、綴有飾線的櫃子像巨人一樣。我總害怕進到這樣的房子，這種精心裝潢但過時的氛圍給我一種窒息的感覺，好像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無法維持。想到落成時親友來拜訪，是如何稱讚這間房子，我就覺得難過喘不過氣。可能因為我家就是這樣的房子，我母親喜愛的裝潢在她和父親離婚、她離開這個家後，逐年變得老氣，可能因為這樣我才會有這樣誇張的情感。

幸秋老師帶我穿越一條長長的走廊，來到最裡面的房間。原本的格局這裡應該是主臥室，但房間裡被清空，落地窗前擺了兩個畫架和幾張木凳，逐漸昏黃的夕陽斜斜地打在木地板上。幸秋老師抖開一張深紅色的波斯地毯，我踢掉拖鞋光腳踩到地毯上，柔軟的觸感回應著我光裸的腳掌。轉身，一個中年男子無聲無息地站在我身後，我嚇了一跳，差點叫出聲來。

「這是我的兒子大樹。」幸秋老師說。「大樹，這是我們今天的模特兒小雪，跟小雪打聲招呼。」

男人盯著我看，嘴巴微微地張開，嘴唇外翻。我立刻察覺到他有某種障礙。他的臉上出現一種

智能障礙者共用的表情，彷彿視線會不斷穿透眼前的事物。他很努力地想要看清我，卻又不斷失落我。這時我立刻明白，他就是幸秋老師口中的十歲兒子。

我舉起手，但他沒有跟我打招呼，而是轉頭對他母親說：「Mia呢？」

「Mia不會來了。」

「喔。Mia不會來了。」他喃喃地重複，邊往畫架移動。Mia不會來了。Mia不會來了。Mia不會來了。他邊說邊整理畫具。大樹身材肥胖，肥大的肚臍使他的頭和四肢看起來特別細小，走路來搖搖晃晃的，一方面肢體不協調、一方面沉重的脂肪也使平衡格外困難。他理平頭，衣著整齊，一件棉褲和針織衫，針織衫紮進褲頭裡。我想起我曾遇過的所有智能障礙者，似乎家屬為了方便照顧都會把他們的頭髮剪短，於是在我印象裡他們總是相貌相似、就像同一副面孔。

「他的語言發展不好，醫生說他不太能理解抽象事物。」

我點點頭。但我這個人、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哪一個部分對他來說抽象得難以辨別。

我擺了幾個坐著和躺著的姿勢，大樹都不滿意。他不給我時間琢磨細節，幾乎在我一坐下、剛擺出動作的第一秒就會用尖銳的聲音說：「好醜。」幾次下來我覺得他癡傻的表情逐漸扭曲，我也快要失去耐心。第一節課的鬧鈴響了，二十分鐘過去，我們連動作都沒有共識。

幸秋老師帶著抱歉的神情走過來，說就算沒有開始畫她也會給我鐘點費。我的表情應該很難看，我想發火卻不知道向誰發。

「從來沒有人說我的動作很醜。」我說。

我跟幸秋老師說我想放音樂，幸秋老師拿了一台笨重的黑色手提音響過來。光是為了用手機連接音響，我們就又弄了好久。我不喜歡聽音樂，從來不曾主動要求畫家放音樂，但我有一個歌單，裡面蒐集了我在各個畫室聽到、喜歡的歌曲。好不容易處理好音樂，我又爬回去掙扎著擺姿勢。在我們處理音響時安靜不語的大樹，一看我擺出各種姿勢就變得煩躁不安。或許我的姿勢真的很醜吧，我想。

大樹開始快速地抖腳、呼吸加快，幸秋老師走到他身邊，輕聲地安撫著。我注意到她雖然語氣溫柔，但眼神非常冷漠，好像她也對目前的狀況極度厭煩、對於自己是他的母親厭煩。比起大樹暴躁的咒罵聲，幸秋老師的神情更讓我覺得受不了。我閉起眼睛往後攤倒在地毯上，像一隻海星成大字形。椅子樂團的前奏響起，和弦間手指在吉他上滑動，發出美到令人心碎的刮擦聲。那幾個刮擦聲一響，立刻把我帶回那個下午，光裸的膝蓋跪在木地板上，陽光照在背上，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回想起工作的時候我的記憶總是這樣，身體的感覺和聽來的故事、音樂與現實拼接起來，組成一個新的、複合的真實。

Real love is

一九年的六月

Croatia 的海邊

四個光上半身的男孩

玩耍時的眼神和

三十個美好晴天

Best 30 Summer Polaroids.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三十張拍立得相片

我閉上眼睛，想像自己漂浮在小時候鄉下外婆家的那片海上，隨著潮汐起伏。事實上我從來沒有真的進到海裡，我頂多在岸邊踩水，腳掌被小石頭刺得發疼。那片海後來奪走了外婆家鄰居的一個男孩，那時候的每個暑假，我們都在夏天戀愛。他死掉的時候已經是高中生，那一天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可能在照不見日光的捷運隧道裡、可能在冷到發抖的補習班教室裡。在他被美麗的大海捲起、撞上礁石時，我的腦袋裡甚至不記得這個人的存在。那個每年暑假和我談戀愛的男孩。

我聽到畫刀刮擦調色盤的聲音，睜開眼時，發現大樹已經安靜下來，幸秋老師也回到自己的位置。於是我保持躺臥的姿勢，幾乎睡著。

為了不要睡著，我偷偷觀察大樹。頭髮蓋在臉上遮掩我的視線，盯著別人智能障礙的孩子是一

件很不禮貌的事，所以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好打量過大樹。我看到大樹神情嚴肅，某種醜陋的表情消失無蹤，一直張開的嘴也閉上了。這時候我終於可以辨認他的年齡，他應該比我一開始以為的年輕一些，可能不到四十歲，只是因為穿著和身材而顯得老態。他偶爾拿起畫筆在空中測量我的比例，幾乎不看畫布，像一個老練的打字員不需要看鍵盤也能膽打。接著，我察覺到他的身體正用一種奇怪的頻率抖動，我一開始以為他在抖腳，當我看向他的襠部，才發現他一隻手畫畫，另一隻手正光明正大地伸進褲子裡套弄勃起的陰莖。

我的耳朵和臉頰瞬間發燙、刺刺麻麻的，但胸口和背部卻一陣冰涼，好像我的密度突然減低了，風灌進來。我一下子動彈不得，憤怒在我體內膨脹。但鬧鐘還沒響、這節課的時間還沒到，我不想離開我占據的這個空間，雖然我知道自己應該立刻喊停。但最主要的還是他的眼神，那是雄獅對著雌獅勃起的眼神，是公馬騎在母馬身上的眼神。由於他不知道什麼是羞恥，羞恥便全落在了我身上。我被那赤裸裸的欲望壓得動彈不得。

幾分鐘過去，在我還沒決定好該怎麼做時間鈴響了。大樹推開椅子起身，我瞪著他，但他直接經過我身邊走進廁所。我聽見他在離我不遠的廁所裡，隔著一扇薄薄的塑膠門，盡情地自慰。

有幾滴生理性的、盛怒的眼淚被逼到眼眶，我快速穿起衣服。今天的工作時間還沒到，但我要走了。幸秋老師在一旁解釋的話我幾乎聽不進去……很生氣……看一下他的畫……知道……我不懂她還想要說什麼，她把我推到大樹的畫架旁，我想把畫架推倒，或賞她一巴掌。但我還是走到畫架

後面，慢慢地、慢慢地轉身，那一刻我才發現我怕看到自己在大樹的畫裡是什麼模樣。

畫裡沒有我。

她有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嘴巴，但那不是我。比真實的我更好，我希望我每天照鏡子看到的是這張臉。不是說他把我畫得更美，他畫中的每一個比例都沒有偏離現實，而是她好像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事。她比我更靠近事物的核心一步。一瞬間我的腦袋完全清醒，現在我知道辛秋老師剛才說的是：「拜託妳看一眼他的畫，只要看一眼妳就會明白。」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畫。

我聞到一股很香的氣味，是烤魷魚。我覺得我可以放棄當模特兒的時機終於來了，我好像快要、快要可以理解那個與我相貌相似的女子。在大樹的畫裡，我有跟她一樣的眼神。

「他們還說他無法理解抽象的事物。」辛秋老師站在我身邊眼睛也盯著畫，她的神情已從慌張轉變成自豪。「我很抱歉。我一直都有試著阻止。但沒辦法。養一個這樣的小孩妳很快就會發現，有些事情就是做不到。但是妳看看……那樣的孩子可以畫出這樣的畫啊。」

我搖搖頭，轉頭看向那幅半完成品。背景上厚塗的深藍色吸引我的注意，我忍不住伸手去觸碰它，結果被指尖傳來的冰涼溫度嚇了一跳。顏料還沒乾，這下宇宙間出現一個黑洞。

廁所門打開，大樹帶著心滿意足的神情走出來。我的心跳突然又加快，我幾乎是落荒而逃，辛秋老師迫在我身後幫我拿我的東西，我最後沒有看她的臉一眼就離開了。冷靜下來後我已經坐上捷

運，我發現食指上沾了深藍色的顏料，此時已經凝固。捷運上充滿下班放學的人潮，沒有人發現我偷偷攜帶著一個黑洞搭車。

我以為我再也不想見到大樹、再也不願意去幸秋老師家了，但是我要如何去迴避我的臉？每一次我照鏡子，都覺得像在看電影、覺得有一個透明的東西蒙在我的臉上，阻隔我真正的眼神。而只要我一閉上眼睛，我就會看到那個吃魷魚的女子、想起初戀的感覺、感受到一個黑洞正在逐漸成形。

一週後同樣時間，我來到幸秋老師家門口。幸秋老師像是知道我會回來，沒有多說什麼，她從門邊讓開後，我發現大樹坐在門邊等我。

「小雪，妳好。」這次他看著我的眼睛說。

把鞋子踢掉，徑直走向畫室。大樹追了上來。「我會乖。」他喊道。「我答應媽媽了。」

「我不管你乖不乖。」我把東西放下。地板空蕩蕩的，沒有鋪上地毯，或許幸秋老師也不是那麼確定我會來。我對他還是很生氣，我走到他面前：「我不管你怎麼勃起，但是如果你在我面前碰那一下，我立刻就走。永遠不會回來。」

「懂了嗎？」我想了想後補上：「也許我會報警。」

大樹點點頭，我從他的神情中看到一個小男孩，稍微感到自在一點。接下來的幾個月我每個禮拜都來，幸秋老師說我是堅持最久的模特兒。她不知道其實我也把自己的某種東西投入進去了，至

於投去哪裡，連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大概是黑洞吧。

當我提到黑洞，我指的是當一個恆星耗盡了能量，它的中心區域將塌縮成一個非常緊密的狀態。如果恆星的質量足夠大，所有從恆星表面發射出來的東西都將掉回恆星裡去，包括光——於是便形成了宇宙裡一個無法觀測的黑色空洞。

黑洞本該是無法觀測、無法描繪之物，那不是在畫布上塗滿黑色顏料就可以擬仿的。那是觀看的定義被取消了。沒有光、沒有反射，我們其實看不到黑洞，那只是被大腦誤譯成黑色的虛無。但是我們卻又看過黑洞。在畢卡索藍色時期的作品裡，在杉本博司某幾張最出色的海的攝影裡，在這裡。

那樣的事偶爾還是會發生，但是愈來愈少。大樹遵守約定，我也學會無視他的欲望。我在他的畫中尋找我真實的臉。逐漸我能擺出大樹無法挑剔的姿勢，我感受到我和人體模特兒的關係也變了，我的身體開始醞釀出黑洞。大樹對於繪畫有一種驚人的執著，而對我來說，畫畫也逐漸變成一件攸關生命的事。

「如果我沒有教他畫畫，我可能早就把他掐死了。」幸秋老師在畫布上畫下一抹濃郁、明豔的黃色。「我真的嘗試過。妳能想像嗎？妳永遠無法成為妳想成為的人。嬰兒時期還好，嬰兒嘛，他就跟所有的孩子差不多。但等他愈來愈大，生活開始變得難以想像的殘酷。」

「他們說他不懂抽象的概念，叫我把所有事情用最簡單的方式說明。可是這個世界上最重

事都是抽象的啊。他在所有層面都拒絕與我溝通，在生活上受盡挫折的時候，我就反覆回到藝術裡確認，確認我兒子不是白痴。我是說，不是真正的白痴。妳看他的畫就知道，他懂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暑假結束了，我回到大學上課。某天我收到幸秋老師的訊息，說短時間內在她家的工作暫停。我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不敢照鏡子。某個晚上我擅自跑到幸秋老師家敲門，那天天下著大雨，幸秋老師開門時我驚訝地發現她在悶熱的九月穿著毛衣，台灣根本沒有真正的秋天。老舊的窗型冷氣嗡嗡大響，屋子裡很冷。她領我走進畫室，我注意到有一股禽類糞便的臭味。

畫室空無一物，幸秋老師將浴室門打開一個小縫，把我塞進去。我轉過身，一隻馬可羅尼企鵝從綠色的冰箱裡走出來，額間兩撮金黃色的冠羽向外輻射出去。企鵝只有我的膝蓋高，我注意到牠橘色的喙寬大厚實、邊緣半透明，連接到臉的部分變成粉紅色的嫩肉。我在牠的臉上尋找，沒有其他像鼻子的器官，看來那兩道顫動的裂隙就是牠的鼻孔。牠歪著腦袋看我的手，我把手貼上牠的翅膀。我從來沒有撫摸過這樣的東西，潮溼、冰涼、充滿韌性，可以抵禦零下五十度的暴風雪，我在撫摸的東西來自南極。

「嗨，小雪。」大樹拿著一本素描簿走進來，戴著毛帽和露指手套。
我感覺世界逐漸離開我。

幸秋老師的學校和水族館簽訂合約，讓美術系上的學生可以申請近距離素描館內溫馴的動物。

企鵝館就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有學生申請，幸秋老師就會帶大樹一起去。飼養員會幫他們層層消毒，穿上一層拋棄式的防護衣和一套防水雨衣褲帶他們進飼養缸。那天幸秋老師冷到受不了提前離開，在館內閒逛，逛著逛著遇到自己的學生。學生說他們都畫完了但大樹不願意離開，請她回去接他。大樹不在飼養缸裡，館方出動找了好久，最後發現他坐在幸秋老師的車上睡著了。

幸秋老師說自己竟然沒注意到車內濃厚的鳥類體味，我想那是藉口。總而言之她的說法是等到停好車後，她才發現大樹偷了一隻馬可羅尼企鵝放在後座，用她平時買菜的保冷袋裝著。

那幾天我每天到幸秋老師家，清晨就來，深夜才走。我跟大樹一起研究企鵝素描，我從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大樹畫畫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那些書被我潮溼的手指翻過，都變得繃繃的。

我幫牠取名阿嘎，買來秋刀魚餵牠。還真的跑去刨冰店買了一桶碎冰，阿嘎很滿意碎冰的觸感，但冰一下就被牠的體溫融化了。在我餵牠魚的時候，牠會用厚實的喙輕輕咬我的手掌，把掌心整個含進去，像被人緊緊地握一下手，並不會痛。一開始我以為牠誤把我的手當成魚，後來發現牠是故意這麼做的，也許是在玩。

大樹為了畫不出企鵝毛皮的觸感抓狂，我拿起他揉繃的草稿，比例精準但的確沒有傳遞出那股來自南極的寒意。我看他將手伸進企鵝身側，手指消失了一秒，像一隻動物沒入水面，接著拿著一根羽毛出現。溫馴的阿嘎只是抖了抖翅膀。羽毛的芯是白色扁平的，到末段逐漸變尖，上面連接著

細且充滿彈性的黑色短毛，像肋骨一樣並排著，也像剝離了葉肉的葉脈書籤。

我手上的書告訴我，企鵝的羽毛不像其他鳥類成束排列，而是均勻覆蓋整個體表。每一根羽毛的軸都連接著肌肉，進入水下時可以緊貼著皮膚屏障海水，回到陸地上再豎直。

就這麼持續了好幾天，某天我意識到大樹再也不會畫我了。

「喂。」大樹龐大的身體占據小小的塑膠椅，他不理我，我輕踢他身側。「你也可以同時畫我們兩個嘛。」

從他皺起的眉頭我知道他有聽到我的話，但他還深深地陷入那個素描簿裡的世界，像陷入一個沼澤。過了很久，他才勉強抬起頭，但眼睛仍盯著畫紙。

「畫妳……為什麼？」

我很生氣、非常生氣。現在回想起來我不懂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行為，但在當時似乎一切都指向必須那麼做。我把衣服褪掉，丟在潮溼的地板上。我爬進浴缸，想了一個姿勢，被凍得發抖。大樹看也不看。於是我再度爬出浴缸。

「那不過就是一隻他媽的企鵝。」我生氣了，搶走他的筆。

大樹像彈簧一樣跳起來，這是他今天第一次直視我的眼睛。

「還給我。」他沒有大叫，而是壓低了聲音。

「嗨。」我說。我失散的太空人終於回到地球。「你畫畫看嘛，畫一張就好。畫我們兩個，說

不定會發現什麼。」

「還給我。」大樹伸手來搶奪，我笑著閃躲。

還給我還給我還給我。大樹急了，他抓住我的手腕，我用另一隻手把鉛筆藏在身後。他把我壓在牆上。牆壁很冰，大樹貼在我身上，笨拙且執拗地在我的身下尋找鉛筆。他的下體緊貼著我光裸的鼠蹊，我注意到他勃起，和我第一次看到時一樣，頑固猥瑣地挺直。他根本沒發現自己勃起。

可能出於好玩、可能是因為被無視的憤怒，也許是四處都是冰、旁邊還有一隻企鵝，實在不太真實。但應該是因為那種蠢笨的表情從大樹臉上退去，我開始覺得他就像一個普通的男人，一個能畫出世界上最好的畫的，普通的男人。

一股熱能在我的身體裡面聚集，我不能否認的是，曾經有一刻，我強烈地渴望著他，渴望著這個智能不足的男人。我丟掉筆，筆「咣當」一聲掉在地上，大樹低頭去尋找，但我已經搶先一步握住他勃起的陰莖。他停止動作，眯著眼睛看我，像在一陣暴風雪中試圖辨認出我的身影，像是他愈努力想抓住我，卻又失落我。

如果說我一開始還不太確定，那一刻我就是迷失了。我覺得他是另外一個人，我想幫助他辨認出我、找到我。我隔著褲子開始套弄他的陰莖，一些液體滲到褲子上，在灰色的褲子上暈染出一個深色水漬。我感覺自己從來沒有如此性欲高漲過，我按捺住想撫摸自己的衝動，理智上我知道那麼做的話會再度跨越一條界線。專注地去撩撥、去紓解他的欲望，他像一頭動物，我則永遠不會感到

滿足。我不滿於隔著布料撫摸，於是褪下他的褲頭和內褲，直接觸碰他發燙、硬挺的陰莖。尤其因為我們置身在冰雪世界，我覺得自己像握著一團火一樣。我的手一定很冰，但他顯然不介意，在我第一次直接觸碰他的陰莖時，我感覺到一股衝動在他體內被點燃。他的身體隨著我的手律動，偶爾因為過於忘情而出現幾個不和諧的顫抖。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胸上，他像是已經做過無數次那樣撫摸我，但我知道這是他四十年的人生裡的唯一一次，觸摸一個真正的女人。

我覺得幾乎控制不住自己，我想親吻他，但我知道絕對不行，所以我將他的陰莖抵住我已經濡溼、腫脹的陰道口。大樹憑著本能興奮地磨蹭，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們即將做的事情是什麼，但我知道自己即將跨越一條永遠回不來的界線。有一部分的我感到不可置信，因為我發覺了自己是多麼渴望這件事的發生。我輕輕抓住他的陰莖根部，想引導他正確地進入，就在這時，我感覺他用力地在我手中抽動了幾下，射了。他在射精之後才發出吼叫，我看他眯著眼睛沉醉在快感中，某種痴傻的神情在他臉上顯現。而我，我覺得自己像握著一條海參。快感永遠地離開我，我快速丟掉手中的東西，發現他射在我的身上。當我打開洗手台的水龍頭時，我才發現浴室門被打開了一個小縫，我用力推開門，幸秋老師已經不在那裡。

幸秋老師打了幾十通電話我都沒有回覆，我把自己掩埋在零下五十度的暴風雪中，用海豹油脂延續生命。我讀了關於南極探險船堅忍號的好幾本傳記和攝影集，讀了薛瑞——葛拉德的《世界最險

惡之旅》。二十世紀初期的遺傳學界認為胚胎在發育過程會依循演化的軌跡，例如，魚類祖先發育到最後階段時增加兩生類的特徵，就發育成兩生類了。按照這個理論，一個胚胎就包含了整個物種的演化史。當時的人認為企鵝相當原始，卵內隱藏了爬行動物演化成鳥類的祕密，在胚胎的某個階段，牠們看起來會像是自己的爬蟲類祖先。薛瑞——葛拉德就是爭先前往南極採集企鵝卵的科學家之一，《世界最險惡之旅》中寫到他們的目標是取得沒有被冰凍的卵，讓科學家可以即時切片觀察。與薛瑞——葛拉德同行的三人最終都死在南極，而當葛拉德抱著那承載了眾多生命的企鵝卵回到大英博物館時，博物館員卻只是勉強收下。在他待在極寒之地的那段時間，遺傳學界已經徹底改變，學界不再認為企鵝有那麼原始。

然後幸秋老師寄了一封 email，我讀了。

當我知道我將生下一個有重大缺陷的孩子，我就知道他不會和我一樣。我做好心理準備，他不會像一般人那樣說話、不會像一般人一樣上學、不會跟一般人一樣工作。他當然也不會結婚。這些我都知道，但當我意識到他永遠不可能像我和他爸爸一樣愛上一個人，我還是很難過。他永遠不會搞大一個女孩的肚子給我找麻煩，但他也永遠不會知道和一個喜歡的人肉體親近是什麼感覺。

那天我忍不住偷看你們。我得說我很高興，妳讓我看到另外一個兒子，我從來不敢想像的版

本。但他的智商只有十歲，如果妳以為他懂妳，那就是完全想錯了。

好吧。我從被窩裡爬出來。好好洗了個澡、吃了點東西，前往幸秋老師家。坐在計程車上的時候我想到，我的朋友J曾經寫過一篇她去南極的文章，基於真實經驗，（她是香港人，所以她寫的是「南冰洋」）文中寫道她們透過船長廣播得知，同船的遊客偷了企鵝，藏匿在艙房的浴缸中。或許偷企鵝這件事，刻寫在人類的基因裡。當我按下門鈴時，我心中想的就是這件事。

「妳來得正好。」幸秋老師側身讓我進門。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我從她臉上看到一絲哀傷的影子。「我都快覺得現在是冬天了。」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那麼做。」

「是啊，我們都不知道。」幸秋老師頓了頓。「想去看看阿嘎嗎？」

我小心翼翼地推開門，大樹龐大的身體占據了入口的位置，甚至讓我打不開門。我總覺得哪裡不對。

「嗨，小雪！」大樹興奮地舉著手上的素描簿。上面有一隻我所見過最美的企鵝，被來自冰的羽毛覆蓋。

我用力推開大樹，闖進浴室，我的心跳得很快。到處都沒有阿嘎的身影，水槽裡放著好幾盒秋刀魚。我發現冰箱門密實地關著，我打開它，阿嘎在裡面，那隻馬可羅尼企鵝躺在裡面。顯然已經

死了。

牠的身邊放著兩瓶可樂，是我上次來時冰進去，給我自己喝的。

那瞬間我才知道大樹多麼會畫，他精準地畫出了死去企鵝與活著企鵝不一樣的觸感，牠現在就是缺少了什麼。我不懂自己為什麼在此之前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件多麼荒謬的事情，我氣自己、氣大樹、氣辛秋老師讓這件事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抱起企鵝就像抱著一個演化的祕密，站在大英博物館前面。

藝術的殘酷

郭強生

這是一篇巧思經營，布局嚴謹的佳作。一位人體模特兒被老師邀至家中工作，發現老師頗具天分的兒子竟然是智能障礙者。母親、兒子、女模特兒，形成了一個張力不斷來回拉扯傾斜的三角關係，從女模特兒的第一人稱視角，一步步帶領著讀者進入這個關係更深層的陰暗面，開始撥開藝術品光環，揭開藝術創作本身的殘酷現實面。

所謂的藝術天分，究竟只是某種動物天性，還是等待被開發的靈性？在藝術家的注視下，擺姿者感受到的是虛榮還是脆弱？但這篇的作者並未用簡單的性別權力論調當成答案，因為母親的冷眼旁觀，對智力只有十歲的兒子既是憐惜保護又難掩嫌棄的複雜心理，更為這場逐漸走樣的三角關係增添了不確定感。

故事來到女模特兒不再吸引到兒子的注意力，為求再一次能被入畫，她跨越了紅線，對智能障礙者／藝術家做出了走在道德尺度邊緣的危險行為……從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關係翻轉，故事又轉入類似母親與女兒之間永存的爭奪競爭。冷酷又奇豔的文字，不由得讓人想起了葉利尼克的《鋼琴教師》。